

自序

筆者少時喜歡看《讀者文摘》，某天在「世說新語」的專欄裡，偶然看到了一些辜鴻銘的趣事，除了見識到他的「一壺配五杯」論，也讀到他與日籍如夫人相處的趣事。不久之後，又讀到林語堂介紹他的文章，才知道他是清末民初的名人，奇聞逸事很多，世人對他毀譽參半。不過，他能用英文寫作以宣揚中國文明一事，卻讓筆者非常羨慕。

求學期間，也曾聽過師長們提到辜鴻銘，卻都是一些早已聽過的舊聞，由於沒有進一步去認識他，雖然心中一直記得「辜鴻銘」三字，對他的印象卻模糊不清。直到進入本校博士班就讀，適逢學校宣導提升外語能力，並提倡學術國際化。筆者便立刻想到辜鴻銘，認為或許藉由寫作與他有關的論文，可以達到學校的期望。然而受限於工作與課業，這種念頭一閃即逝，未有任何後續行動。直到博二修業完畢後，筆者利用每年暑假前往大陸旅遊。第一年到江南，第二年到桂林與山東，第三年到東北。日後才發現筆者似乎進行了四次辜鴻銘的故地重遊之旅。猶記第一年在上海乘船夜遊黃浦江，當時還不知道這條江竟然就是他任職黃埔疏濬局時所奮戰的泥龍；到宋氏墓園一遊時，只知其旁有日本人的萬國公墓，後來才曉得辜氏的如夫人吉田貞子也葬在此地。第二年六月底遊覽的桂林，極可能早在一八八一年與一八八二年之交，他就已經和英國地理學家 Colquhoun 與 Mahab 路過這裡了。同年九月赴濟南，這裡的山東大學是辜氏老志未酬的地方。當時山東省主席張宗昌聘他擔任校長，可惜他來不及上任，就病逝北京了。再來到青島，此處也是辜氏時常拜訪的所在，他在這裡，與宗社黨徒們來往過，也與德國傳教士衛禮賢與哲學家凱瑟林辯論過。他的兒子辜守庸，曾就讀此地最著名的學府——青島大學。第三年遊東北，至瀋陽大帥府，亦頗有似曾相識之感，原來當年張作霖曾聘請辜鴻銘為有給職顧問，他為了張氏這次邀請，曾遠從日本回到東北進入大帥府，張作霖就是他臨終前最支持的政治人物。凡此種種，皆讓筆者對辜鴻銘更生好奇之心，尤其他和筆者竟然又有一項共同學術興趣，那就是《易經》。雖然他有關《易經》的著作甚少，不過他自號「讀易老人」，為自己的著作命名為《讀易草堂文集》，更是深得我心，因此，筆者決定寫作與他有關的論文。

由於研究需要，筆者大量閱讀了辜氏的著作，我從這些著作之中，發現他心中最崇高的理想，就是「良治」二字，無論中國的良治或世界的良治，都是他關心的標的，而完成這種理想，惟有依賴「尊王思想」而已。因此，他的任

何著作幾乎都與「尊王思想」有關；他的任何論述，幾乎都是圍繞著「尊王思想」而發表。於是，筆者不揣淺陋，乃以「辜鴻銘之尊王思想研究」為題，請益於張老師。所幸老師也認為此題目甚有意義，期勉有加。回首論文寫作期間，最苦惱的事，就是蒐集辜鴻銘的作品。因為他的作品甚豐，除了孫子辜能在一九五四至五六年間，替他在臺灣印行的幾本書籍外，其餘都分散在一九二八年之前的各種報章雜誌裡。由於這些報章雜誌年代已久，臺灣的圖書館又收藏甚少。筆者只能透過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，向外國圖書館申請影印。有時為了趕時間，只好央請旅居外國的親朋好友就近影印郵寄回臺。等到資料到手，又要從事翻譯工作。只是辜鴻銘頗喜賣弄，加上他喜歡引用西哲卡萊爾、阿諾德、羅斯金與愛默生等人的文辭。因此翻譯他的作品，往往讓筆者瞻前顧後，讀讀改改，不下十餘回，無法停止。事後，對翻譯的文字，又要加以條分縷析，雖云艱辛，卻所獲頗多。由於辜鴻銘志在教化西方人以宣揚中國文明，因此在他的著作中，可謂中西交融，讀之頗能擴大視野。林語堂先生說：「兩腳踏東西文化，一心評宇宙文章。」這種滋味與境界，在寫作論文期間，筆者可謂心領神會。

辜鴻銘熱雖然在大陸已經出現多年，然而在臺灣，研究他的人可云鳳毛麟角。不過，筆者一向認為研究辜鴻銘重在閱讀原典。也因為如此，論文的字句，不免會出現歐化語句與辭不達意的現象。幸蒙張老師不憚煩瑣，潤飾文詞，並不時提點筆者疏漏之處。於此論文即將完成之際，除對老師表達感激之意，尚祈博雅君子，不吝指正，讓本篇論文能對臺灣辜學的草創事業，稍盡棉薄之功。